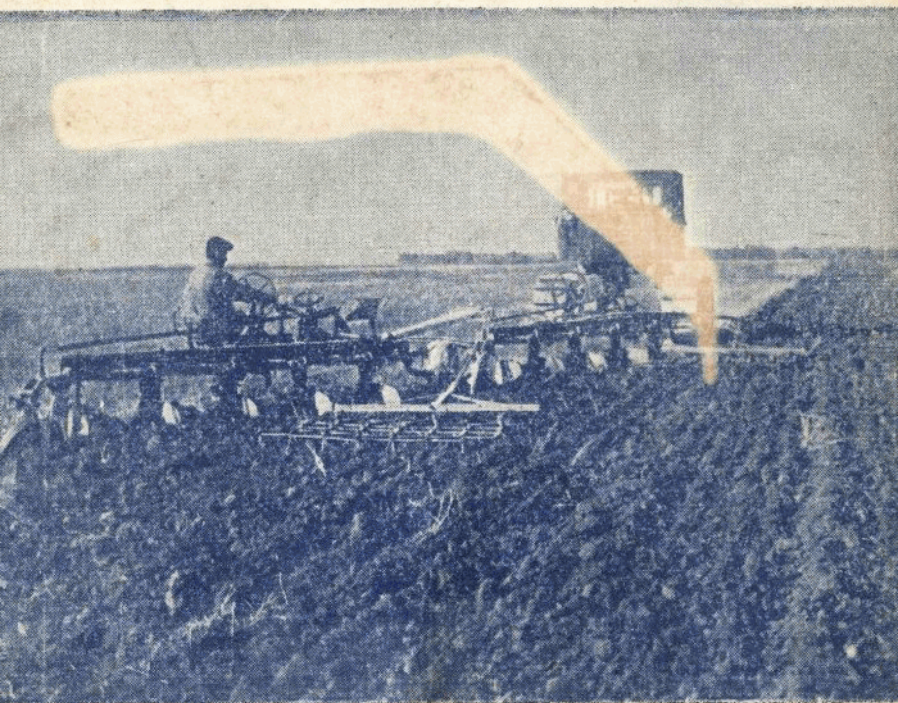


聯蘇遊

(鼓詞)

金碧編



長安書店出版

716.2
242

藏書



婚姻故事劇本

李鳳蘭出嫁	二巧離婚	當面定親	結	怪我腦筋太封建	勸媽媽	還漢牛	羅漢錢	劉海打柴	梁山伯與祝英台	張羽煮海
(秦腔)	(秦腔)	(鄜鄆)	(秦腔)	(話劇)	(秦腔)	(秦腔)	(秦腔)	(秦腔)	(秦腔)	(秦腔)
田漢改編	王淡如編	芷芳編	雁浦改編	芷芳編	張鵬輝編	趙俊賢編	王槐蔚改編	王海容改編	謝邁千新編	白雨編
六〇〇元	一二〇〇元	六〇〇元	六〇〇元	四〇〇元	五〇〇元	六〇〇元	二〇〇〇元	三〇〇〇元	一八〇〇元	九〇〇元

書號：(新) 0031

遊 蘇 聯

• 鼓詞 •

編 者：金 碧

主 編：陝 西 文 藝 社

出版發行：長 安 書 店

(電話六十七號)

印 刷：長 安 書 店 印 刷 廠

(西安東大街 318 號)

1 — 5.000

1953年12月 第 一 版

定價：500元

1954年1月第一次印刷

遊 蘇 聯 (鼓詞)

教室前汽燈明又亮，

鬧嚷嚷人羣擠滿了學堂；

請親戚叫朋友過會一樣，

前擁後擠蹙破了圍牆。

又是擠又是嚷老太太猛的啊唷了

一聲：

「你這人怎麼踩在我的腳上。」

小伙子背後有人擠：

「嗨！呼鄉党你別扒我的肩膀

。」

(白)衆位要問這村今晚上爲什麼這樣熱鬧，原來是勞動英雄王大有

才從蘇聯參觀回來，村裏人請他作報告。

只聽得一陣巴掌響，

王大有滿面紅光走進會場，

張大媽扭轉頭對親戚說道：

「俺大有四月間去過外洋。」

李二嫂樂得微微笑：

「別瞞聲，聽他講集體農莊。」

只聽得汽燈呼呼響，

王大有上台開了腔：

「只因爲有了共產黨，

咱莊稼人才能到蘇聯觀光。」

心想着：

經的見的太多了，

可該先說那一樁。

放下帽子有有有，

喝了口開水接着講：

「五一節一輩子我也不能忘，

那一天觀禮在紅場，

我親眼看見了斯大林，

全世界人民的紅太陽。

紅旗一片像火海，

人流滾滾似長江，

遊行的隊伍鋼鐵一樣，

保衛和平有力量。

隊伍中無數毛主席像，

『東方紅』響徹了半個紅場。

人逢喜事精神爽，

直站了七點鐘，並不覺得時間長。

農林部早就把專人指派，

陪我們去參觀集體農莊。

和剛到車站一個樣，

車沒停穩，一隻隻熱手伸進車窗。

只聽得掌聲雷樣的響，

人山人海鬧嚷嚷。

一陣鮮花如雨下，

花瓣兒落得滿頭滿衣裳。

孩子們連聲把中國叔叔叫，

紅領巾繫在我們的脖子上。

老人們忙把中國孩子叫，

如同咱們的親爹娘。

我從來沒流過一滴淚，

這時候淚珠兒溼了眼眶。

我們走進村蘇維埃，（村政府）

十幾間又寬又大的新洋房。

屋裏的東西沒細看，

只聽得四周圍機器都在響，

喝了杯咖啡走出去，

風吹一片麥子黃。

我知道機器割麥割得快，

但不知割得光又光。

嘿！你看那拖拉機帶着康拜因

機，

喳喳喳，風捲殘葉淨又光！

割下來立刻就打好，

汽車馬上運進倉。

我問道：『溼麥子漚壞怎樣辦？

蘇聯朋友開了腔：

『機器一會兒就吹乾，

用不着太陽來幫忙。』

一天能收九百畝，

比百十個小伙子還快當。

割完麥馬上就犁地，

司機請我坐身旁。

五個鏟深深插進了地，

翻開的黃土閃閃放光，

拖拉機像座小洋樓，

呼呼呼迎面風吹來真涼爽。

那司機一邊把歌唱，

我想着『得兒戚喔喔』老牛犁地

真恹惶。

我問他一天犁多少，

他比畫了一下三四百畝還算平

常。」

台下人聽的入了迷，

都說是這樣的莊稼做的在行；

張老漢說：「好是好，

『傷』了誰家的地畔子可不便

當。」

大有說：「用機器就得集體化，

要不然怎能叫集體農莊。

機器收稻更加快，

一天能收咱半個鄉。

摘棉花收包谷全用機器，

又聽說用機器還能插秧。

我想着人栽稻秧還要死，

機器沒長眼怎能栽的比人強。

到人家地裏看了看，

這一回我心裏才亮堂；

人家教我用機器，

一下栽了二十行。

稻苗長的肥又旺。

挖土機挖水渠更加快當；

兩袋烟工夫挖修渠，

三尺深五尺寬三里多長。

大江大海聽候使喚，

從百里外把河水引到那乾旱地方。

蘇聯的土地和咱一樣，可是那樣樣莊稼打頭強；每畝地包谷能收兩千七，比咱們多打千斤糧。

說什麼增產到了頂，

真正是：榆木腦袋保守思想。

有機器有科學天地變樣，有科學有機器不怕災荒。

靠天吃飯要上當，

依靠着工人階級才有指望。

我們參觀過哈爾科夫拖拉機製造廠，

工人階級移山倒海挪大洋；七分鐘出一台拖拉機，

比五十四匹駿馬有力量。

樣樣機器工人造，

機器又把農民來武裝。

樣樣活農莊全能幹，

工廠有：麵粉廠、榨油廠、鋸木

廠、水電站，還有那小小釀酒

作坊。

莊員們男女老少都學習，

有中學、有小學、電影院、俱樂部、圖書館、郵政局、公共澡

塘、百貨商店和銀行。

我們參觀了一整天，

走進一座小洋房，
迎面來了一老漢，
後面跟着位老大娘；
那老漢笑嘻嘻把我們往裏讓，
穿着套不倒棱的呢子西裝，掛着

獎章。

一進房子仔細看，
這座洋房不平常，
紅漆的地板明又亮，
天藍色的粉牆金邊鑲；
牆上掛着領袖像，
兩對沙發擺中央。
一轉身走進小房裏，
這間臥房更漂亮，

窗下放着收音機，
靠牆角放着鋼絲床，
地上鋪着栽絨毯，
白粉牆壁玻璃窗。

主席同志向我介紹：

這主人是個勞動英雄，得過列寧

勳章；

兩個兒子在莫斯科把學上，
老兩口也在函授大學讀書念文
章。

看年紀已經六十開外，
眼不花耳不聾還很剛強。
在蘇聯年紀過六十就可休養，
這位老漢還做工爲了那樁；

我忍不住開口把他問，
他摸着花白鬍子開了腔：

『蘇聯人誰願意坐着把福享，
不工作光吃飯臉上沒光。』

養老金領了一年多，

沒事做心裏悶的慌。

要求個工作我要幹，

有一分熱來發一分光。

莊員大會批准了，

喜的老漢發了狂。

年老了不能再開拖拉機，

修理機器咱還在行。

大家拾柴火焰高，

共同勞動把福享。』

說罷話來微微笑，

他的名字叫阿拉江。

都說是蘇聯人日子過得好，

這時候才知道好在什麼地方。

這樣的人用機器來生產，

莫怪說民富國又強。

阿拉江留我們吃了頓飯，

主人待咱情深意長。

葡萄酒牛奶擺桌上，

奶油麵包還有香腸。

擺着酒杯和刀叉，

還有些飯菜叫不上名堂。

主人給我們斟滿了酒，

乾一杯爲毛澤東主席身體健康。

碰杯聲音叮噠響，

乾一杯斯大林的光輝地久天長。

在蘇聯人人關心咱新中國，

旁邊有位同志和我拉家常，

他問咱建設的怎麼樣，

各樣事情問的細詳。

四五年他在關外打過日本，

他說道：『新中國是我第二家

鄉。

要是上級批准我，

我馬上就去幫你們的忙。』

我緊緊握着他的手，

心裏的那股熱勁像滾了湯。」

聽講的人亂問這位同志叫個啥，

大有說：「沒記下，他的名字太

得長；

這樣的同志多得很，

你只記住老大哥蘇聯友邦。

說說笑笑到天晚，

那晚上就住在這個農莊。

四十人住了四十家，

我就在這家沒挪地方，

我想着：農民們生活怕不全是這

樣，

代表們都是這樣想，

第二天早大家見面把話講，

一家更比一家強。

按勞取酬真公道，

不勞動只有喝稀湯。

婦女們生活變了樣，

不再光當灶火娘娘，

自掙自吃男女平等，

許多人當了勞動英雄，有的還把

主席當。

孩子有托兒所來照管，

農莊裏都有產病房；

產前產後可以休養，

孩子多的母親國家津貼，還稱英

雄，你看多光榮。

兒童們生活更幸福，

一個個吃的白白胖胖；

七歲就能把學上，

國家爲他們設想的更周詳。

毛主席說：『萬里長征咱才走完

第一步。』

看了蘇聯，我渾身上下添了力

量。

革命前蘇聯農民生活也很苦，

革命後創造了人間天堂。

咱中國物產豐富地面廣，

毛主席領導的好，還有蘇聯幫咱

的忙。

工農聯盟根基穩，

紅花綠葉兩相幫，

多打糧爭取工業化，

咱們也組織集體農莊。」

斗轉星移三更過，

王大有到此收了場，

羣衆聽完還不散，

拍着巴掌要大有再講講。

大有說：「要講完總得他十天半

月，

以後再講吧，往後的日子還很長

。」

他跟着大家出了學校，

只聽得一片人聲鬧嚷嚷：

都說蘇聯是咱的好榜樣，

咱的要好好努力就趕上。

只要跟着毛主席，共產黨，

新中國前途萬丈光芒。

我們所編印的這一些秦

腔、郢鄠、快板、話劇等，

在各劇團演出過程中，如發

現缺點，需要充實、改進之

處，希望儘量給我們提出，

以便改正。同時並希望多吸

收羣衆意見，轉給我們，我

們是十分歡迎的。

長安書店編輯部